

福建地方戏曲叢書



(莆仙戲)

朱 弁 回 朝

△209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建地方戲曲叢書

朱弁回朝

(莆仙戲)

莆田縣編劇小組整理

朱國福 盾痕 執筆

福建人民出版社

朱 弁 回 朝

莆田縣編劇小組整理

朱國福 眉痕 執筆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福建分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張1 11/18 字数35,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

統一書号: T10104.130

定 价: (7)0.16元

內 容 簡 介

宋朝新科狀元朱弁，奉命出使金邦，被金王俘虜迫降，朱弁堅不從。金王女賽花公主見愛之，遂與朱弁結為兄妹。後朱弁回朝，賽花公主不舍，投江死，被宋界水月庵住持救起。朱弁歸宋，至水月庵吊祭亡魂，與賽花公主相遇，不禁大喜。二人遂發誓結為夫婦。這是一出優秀的莆仙戲傳統劇目，劇情曲折，文詞清雅，甚得觀眾喜愛。目前一般劇團演出，多刪去“庵會”一場，我們現保留全貌，各劇團採用演出時，可自行取舍。

人物：

朱	弁	花	嬌
可	義	四	金兵
兀	朮	二	宋軍
賽花公主		一	金將
尼	姑	尼	繼

第一場 出 使

〔二宋軍推車，可叉持御鞭，朱弁騎馬，上。〕

朱弁：（唱江頭金桂）

奉使節馳驅北塞，

鍾靈毓秀知何在？

將岳家父子，

痛忠魂煩冤難解；

百姓有何辜？

亡國恨不共復戴。

極目河山，

恨秦檜誤國心行歹，

風波亭廝暗害。

痛二帝墮落黃埃。

到如今同受災。

誰想叔奸心似豺，

欲將宋室江山賣，

主降議終始不解。

我為國志誠未改。

國賊妬忌設謀嫁禍來，

奏探二帝命我担待。

身入虎穴，

知此去難回來，

眼看社稷傾敗。

(白)下官新科狀元朱弁是。岳元帥父子被奸賊秦檜陷害，萬民憤慨，舉國興哀。我因心中難過，曾奏請朝廷賜予御葬，借慰忠魂。奈奸賊心懷怨恨，暗結嫌疑，故意奏請朝廷，命我到金邦探望二帝，是欲借刀將我殺害。我自知此去難以回來，但愿見了二帝，訴說衷由，死亦無憾。唉！可弼，此處是何地界？

可弼：稟狀元爺，此處已近金邦地界。

朱弁：伏馬趕速向前。

可弼：哦。傳下！伏馬趕速向前。

宋軍：是。

朱弁：(唱前腔)

靖康變起已多載，

異國蒙塵，

料應汨眼不曾開。

無情歲月悠悠逝，

有恨烟沙簌簌來。

愿有日掃去陰霾，

迎二帝邊關奏凱，

那時節舉國歡騰，

萬民歌頌干戈永不再。

〔二金兵引金將上。〕

金將：(截阻)呀！何方奸細胆敢潛入本國？！

朱弁：(从容地)下官乃是大宋使臣朱弁，奉命來此北國，探望

我宣和、靖康二帝。你可速即通报，引我晋謁，当以金帛厚謝。

金將：呸！私入國境，顯系奸細情真。小番！將奸細捆了，去見大王。

金兵：是。

〔金兵欲拿朱等，朱弁阻，二宋軍棄車逃下。〕

朱弁：且慢！休得无礼，同你見大王就是。

金將：押走！

金兵：是。押走！

〔金將押朱弁、可义下，二金兵推車隨下。〕

第二場 迫 降

〔四金兵引金兀术上。〕

兀术：（唱一江風）

鎮北方，

兵强馬又壯，

十万貔貅好几郎。

〔養花公主上，宮女花嬌隨上。〕

公主：（接唱）

儂是金王女，

愛慕宋衣裝，

經書韜略頗曉通。

兀术：俺，完顏兀术是。前年兴兵伐宋，擒回宋朝二帝，禁諸晉井之中。后宋朝命岳飛挂帅，我軍屢被殺敗。幸宋臣

秦檜与孤暗通，將岳飛父子謀害，方除勁敵。孤正厉兵秣馬，意圖卷土重來，夺了宋室江山，方足孤王心愿。

公主：父王啊！（唱前腔）

动刀槍， 染血遍沙場，
伤尽軍兵耗尽粮。

兀朮：公主我儿你有所不知！（接唱）

率师侵边疆， 掠地財物搶，
可使吾國更富强。

〔一金兵上。

金兵：报啊！稟大王，宋朝秦太师差人送密書到。

兀朮：書遞上來，送書人一旁款待。

金兵：是。（遞書）

兀朮：（看書）妙呀！（唱任布衣）

見密書喜出所望， 秦檜果然忠事孤王。
朱弁若然來到此， 料他終身难再归宋。

〔金將上。

金將：稟大王，小將拿一奸細，名曰朱弁，繳一金鞭在此，請大王發落。（進金鞭）

兀朮：哦，朱弁來了？喚他進見。

金將：小番！喚朱弁進見。

〔朱弁上。

朱弁：身入虜廷不由己，虎落平洋受犬欺。（入帳，見兀朮傲坐，亦不行禮）

〔公主見朱弁仪表，甚慕之。〕

兀朮：（对朱）大胆奸細，見孤何不下跪？

朱弁：嘿！吾乃上國使臣，來到貴國，大王不与我行賓主之礼，竟自高高上坐，还敢責怪他人，真是可笑。哈……

兀朮：唔……（理屈）貴使一礼！

朱弁：大王千秋。

兀朮：使臣，你官居何职？來到吾國何干？可一一說明。

朱弁：大王容稟。（唱生查子）

宋臣朱弁， 欽点狀元， 奉旨來北番。

二帝蒙难举國不欢， 特差我來， 納幣請还。

兩國通好永息爭端， 想蒙引謁， 仍乞明断。

兀朮：妙呀！（唱归朝欢）

見朱弁言詞委婉， 使孤心中感动千般，

似此等忠忱款款， 國家栋梁，何怕外患。

（夾白）朱狀元啊！

孤爰才欲招降作伴， 若能允諾， 当授高官。

朱弁：哦，大王欲招我归降嗎？

兀朮：是呀！若肯归降吾國，当授高官顯爵。

朱弁：嘿！朱弁非比等閑，大王未免錯眼，欲招我归降，須待日出西山。（唱落儿）

朱某此心， 如鉄如磐， 为念上皇，

远出边关， 只望引見， 余勿絮繁。

兀朮：朱狀元你差矣！如今宋室衰微，金國耀如朝日。狀元若

肯歸心輔佐，後日富貴無比。

朱弁：我朱弁視富貴如浮雲。身受國恩，豈肯言降。況吾國地大物阜，万众一心。如今勵精圖治，何愁不能富強。貴邦空懷野心，妄圖蚕食上國，一場幻夢，終成泡影！

〔公主听朱弁言詞侃侃，十分欽敬，与花嬌私語。〕

兀朮：唔！現之不取，取之千里。朱狀元你好是愚癡呀！

朱弁：哼！野心不死者，才是愚癡呢！

兀朮：唔！（欲發作又轉念）手下！里面珠寶捧一盒過來。

金兵：是。（取珠寶上）稟大王，珠寶在此。

兀朮：可奉送与朱狀元。

金兵：是。（跪奉珠寶介）

兀朮：（引誘）朱狀元，孤見你有德有才，十分敬愛，聊奉珠寶一盒，以為見面之禮，伏乞笑納！

朱弁：怎的？这一盒珠寶是要送与下官嗎？

兀朮：是呀！区区薄意，切勿嫌輕。

朱弁：（故意贊賞）妙，这珠寶甚是可愛。

兀朮：（暗喜）果然可愛。

朱弁：这珠寶我覺得十分熟悉。

兀朮：（附和地）該由狀元珍藏，故此熟悉。

朱弁：（進迫）敢問大王，这珠寶從何而來？

兀朮：（張目結舌）这……

朱弁：（進一步）該由中原帶回來的吧？！哈……（狂笑）

兀朮：唔，这且勿論，但請狀元收起。

朱弁：（冷笑）嘿！朱某何德何能，敢受此厚賜。

兀朮：狀元忠心事主，使孤敬愛不已。

朱弁：哦，大王愛我精忠嗎？

兀朮：是呀。耿耿忠心，突然可敬。

朱弁：哈哈……

兀朮：（詫疑）狀元因何發笑？

朱弁：我笑大王心口不一。

兀朮：何以見得？

朱弁：哼！（唱扑灯蛾）

大王豈不聞？	蘇武羈北番，
嚙雪與吞毡，	不食匈奴飯。
某虽愚頑，	愿仿效先賢名宦，
既知我孤忠不叛，	遣我奇珍真失算。

兀朮：唔，這是孤一番好意，你為何認做惡意？

朱弁：朱弁此來，是受萬民之托。珠玉盈前，與我何干？

兀朮：怎講？這珠寶你不受嗎？

朱弁：（理直氣壯）受敵之賂，與叛國何異。大王休得空費心機！

〔公主聞言更加敬愛。兵捧珠寶下。〕

兀朮：（發怒）不識抬舉，呸！（唱前腔）

書生太癡頑，	緣何不自反，
只身陷網羅，	生死都不管！
氣和言寬，	是愛才非為哪般！
恁任性令人扼腕，	胸有詩書休自滿！

朱弁：（慷慨地）哼！朱弁敢單騎長驅，來此北國，生死早置諸度外。任你巧言令色，難動吾心！

兀朮：你果不畏死嗎？

朱弁：生殺由你自便，叫我歸降，此言休提。

兀朮：畜生好是強口。呸！（唱前腔）

澤恩不知煖， 氣我怒冲冠，
將你置死地， 以免生后患——

〔兀朮拔劍，公主阻。〕

朱弁：（接唱）

氣節攸關， 頭可斷志不可奪。

兀朮：（接唱）

恁強口休怪情短， 一劍斬你為兩段。

〔兀朮欲斬朱弁，朱弁不懼，公主忙勸阻。〕

公主：刀下留情。父王啊！（唱啄木兒）

勸父王， 心放寬， 兩國相爭， 盡可談判，
若殺使臣， 于理不端， 須顧信義， 切勿乖反。

兀朮：公主我兒你不知，孤何嘗要殺朱弁，奈他執拗，不肯歸順，兼且出言不遜，使孤怒恨難忍，故要殺他。

公主：不可，父王啊！（接唱）

論他是在宋室為官， 欲勸歸降仍須和緩，
豈可恃強以石壓卵。

兀朮：哦！恁講不可殺他嗎？

公主：是。兩國相爭，不斬使臣，欲勸歸降，仍須慢慢。刀斧

豈能服他。（看朱弁）

兀朮：这……（也看朱弁）

公主：（乘机）父王，且看女儿面上，饒了他吧！

兀朮：唔！你……

〔公主低头，兀朮猜透公主心意，公主羞下，花嬌隨下。〕

兀朮：哈哈！朱狀元呀！（唱尾犯序）

吾女援頰出面护短， 不与你計較恩义寬。

意欲招你为駙馬， 与公主賽花結鳳鸞。

朱弁：不能，这万万不能！（接唱）

难应允， 婚姻大事豈同戲玩，

入贅番邦何异背叛。 大王切勿恁盤算，

望释放二帝， 讓我回还。

兀朮：朱狀元何須固执，兩國通婚，自古有之，狀元若肯允親，孤自当引你君臣見面。

朱弁：叩見二帝，是我职责所在，要談婚姻之事，免劳口舌。

兀朮：怎？親事你也不允嗎？

朱弁：（堅決地）宋金兩立，斷难允承。

兀朮：哼！若不允親，休想回國。

朱弁：既來北地，身不由己，一切任你处置！

兀朮：（怒）畜生好是頑梗。來！押朱弁到北塞牧馬，須待天降紅雨馬生角，才能放他回國。

金兵：哦。押走！

朱弁：（鄙笑）哈哈……

〔兵押朱弁下。〕

兀朮：唉！堪笑書生太痴頑，不肯歸順難偷生。

〔敗興地下。〕

第三場 結 誼

花嬌：（內聲）公主啊！同到玉樓而去。

公主：唔。

〔花嬌引公主上。〕

公主：（唱風入松）

無限寂寥，移步到玉樓，

玩景消愁愁更愁。

花嬌：公主啊，這園中有假山池沼，鳥鳴樹梢，真是好風景呀！

公主：唉！（接唱）

忽見畫眉鳴樹梢，

惹我芳心暗挂愁，

與朱郎怎成配偶？

想思悶悶，魂夢迢迢。

花嬌：公主切勿憔悴，公主呀！（接唱）

公主慧眼何如豆，

怕無才郎配阿嬌？

公主：花嬌你怎曉得！（接唱）

非羨伊人翩翩年少，

是愛朱弁英雄矯矯。

父王迫降刀斧臨頭，

無動於衷，耿耿志不苟。

花嬌：對呀。朱弁矢志不苟，實是難能可貴，但年來大王屢次

向他談婚，他仍不允。公主你独自想慕，如何得了？

公主：這是儂痴心愛慕，愿以肝胆相照，爭奈羞人答答，覷面又不敢開口。

花嬌：（慇懃地）公主何必畏羞。咱今一同步上玉樓玩景。待朱狀元出去牧馬，經過此處之時，小婢叫他進園來，公主可當面向他提親，或可成就良緣。

公主：如此冒昧，豈不貽人笑議？

花嬌：那无妨，私訂婚姻，昔人有之。今請公主同我上樓等待，小婢自能代你架起鵲橋。

公主：（无語，點頭表示同意，接唱）

一片痴心， 難割情苗，
春蚕作繭， 是我自擾。

〔花嬌扶公主上玉樓。〕

可义：（內声）狀元爺啊！一同走吧！

朱弁：唔。

花嬌：（在樓上指遠方，對公主）公主啊，朱狀元那邊來了。

公主：……（无語癡望）

〔可义持竹杆放馬上，朱弁持馬鞭跟上。〕

朱弁：（唱山坡羊）

飄零异地， 暮暮又朝朝， 未見二帝，
心事何時了？ 冬盡春來， 蹉跎歲月銷。

可义：狀元爺呀！兀朮再三說：你若肯從親，即刻就讓你去看二位萬歲爺。你为什么堅決不允，叫可义倒想不通？

朱弁：可义你不曉得。（接唱）

國恨未消， 野有餓殍， 失節事大，
生死事小， 若然允婚， 何异降北朝！

可义：哦，原來如此，可义还没想到。狀元爺呀！今你暫在这里休息，待可义把馬放到前面去吃点草，免得被番兵看見，受他侮辱。

朱弁：好，你去吧！

〔可义放馬下。朱弁独坐園外石凳上，低头凝思，望空兴嘆。〕

朱弁：唉！万歲呀！朱弁此來，一心望見龍顏，誰知兀朮刁狡，迫我降他，把我羈留此地。咫尺天涯，难以見面，使我怨恨何消？

〔花嬌与公主耳語后下楼，开園門叫朱。〕

花嬌：朱狀元爺！

朱弁：你……（詫異）

花嬌：儂是公主侍婢花嬌。奉公主之命，請狀元爺進園談論，一边玩景解愁。

朱弁：哼，我处此非人境地，有何心事玩景？你可回告公主，我不想進去。

花嬌：哎喲，你孤身在此，寂寞无聊。我家公主有意相邀，不妨進去玩玩，走吧！

朱弁：我不去。

花嬌：何必固执，走吧！走吧！

〔花嬌强拉朱弁進園，公主下楼与朱弁見面，羞介，花嬌避下。〕

公主：狀元一禮！

朱弁：公主請了。（勉強答禮）

公主：儂父王有背信義，把狀元羈留在此，未知狀元心有怨恨否？

朱弁：朱某來時早已料及，有何可怨。所恨者此來不能完成使命，難對故國百姓。

公主：你既知來此難返，何以自投羅網？內中詳情，尚請明告。

朱弁：既蒙垂問，聽我講來。（唱犯蠻牌令）

容聽說分曉，	念朱弁此身初登廊廂，
國祚衰凋，	見河山破碎，
憂心悄悄。	民心未死，
有志之士不少，	眾欲迎回二帝，
是我討旨領詔。	
來到貴國，	詎知你父刁狡，
羈留不讓我回朝。	

公主：（接唱）

聽說根苗，	狀元壯志冲牛斗，
儂欽佩，自覺渺小。	虧你一似籠中鳥，
儂家心里為君憂愁……（想介）	

（夾白）朱狀元呀！

願狀元暫且勿心焦，儂自當代君設謀。

尋機緣釋放君走，有日与你偕歸宋朝。